

# 龜頭之下無淨土

這個星期阿飛好開心，因為我文章一出，天下大亂，識寫兩個字的「文化人」都生蝦咁跳，紛紛磨拳擦掌，好不熱鬧。難怪人家老婆美美和我偷情交歡之餘，也讚阿飛不祇龜頭了得，出入自如，筆頭也一樣鋒利，一招阿飛擺尾，便掃到班老朽們神枱大亂，氣得七孔生煙。

可惜唯一反映所謂新文化人觀念的「文化新潮」每月只能出版一次，不然阿飛幾大就幾大，一於停止性愛活動一個月，和他們天天對拆幾招，「練」到盡為止。

不過，話雖如此說，實在又唔使咁大陣仗，綜觀舊文化人的謾罵文章，豈止糧草有限，有時更矛盾重重，胡里胡塗，醜態無聊，不堪一擊。

戴天被阿飛一槍命中，老羞成怒，呼天搶地一輪，竟然要寫下生死狀，「立此存照」，恐嚇新文化人要好自為之。「立此存照」?! 阿飛真是莫名其妙，你估同你做人世咩，道德比賽，慧唔慧九一點？我起戴天、岑逸飛之流的底牌，並非自鳴人格清高，道德上流（話我知，天涯何處尋芳草？），只不過藉此點醒哀哀眾生，平日聲大夾惡，震震有詞地罵人空談革命、言行不一、庸俗勢利、招搖撞騙的舊文化人，用他們的道德標準一度，還不是原形畢露，醜態百出。

老實講，我的諷刺是自娛多於道德貶斥，岑逸飛食美國佬飯，戴天借醉調戲文化八婆，我都不以為意。龜頭之下無淨土，這個年頭的世界，除非中了六合彩，或者老豆大把，誰不要為五斗米而折腰？資本主義當道，職業實在難分貴賤，話之你做雞，只要堂堂正正，也不見得比文化人下流。

舊文化人最慧居、老土之處，是自以為是，與眾不同。他們運用人頭多過龜頭，以為掌握了抽象思維的武器，現實是圓是扁，就由佢地話事。實則打橫嚟放，都係「夢倫」一名，大家一樣。故此，戴天實在無需為自己的龜頭活動懺悔，甚而吹噓燦爛。有新文化人氣質的程逸便有腦得多，深懂「龜頭之能幹出自天意，如果龜頭行狀屬下流，恥辱歸諸上帝，凡人大可不必負責」的道理。但是，一句「男人龜頭之私生活，局外人不宜干涉討論」的結論，又使程老兄倒退回舊文化人的行列。要知道，阿飛並非如花美筆下之比堤，無意當上戴天褲襠的蛋子，戴天先生的龜頭活動，全由他閣下專欄披閱出來，當年阿飛正要大加稱讚推崇，殊料文妓在「明報」與文乞在「南北極」回罵一將，戴天便

洩氣下來，龜頭如此不濟，遂使阿飛恥與為伍。因此，阿飛笑的不是戴天玩弄龜頭，而是玩得不佳，欠缺丈夫氣，落得「會想醉酒鞭名馬，又恐文章累美名」的下場。做人如此窩囊，不幹也罷。要是阿飛，有八婆嬌口呼斥，我就一招順水推舟，龜頭往其咀上送，讓她一嘗深喉的滋味。

再說舊文化人的無骨頭，有時連其同伴也看不過眼。戴天頭一天還聲大大要「立此存照」，第二天便委婉自歎地「有望於陳、梁」，無怪連一直「自言自語」的凌泰也忍不過氣來，索性振臂一呼，「直斥其非」。陳冠中、梁濃剛何許人也，可以獲得戴天慧眼垂青，認為是能夠出來「糾正一下」的「有識之士」，我可不知道。但如果新文化人有什麼最老土、最笨七的地方，莫過於吹捧、抬舉這兩位仁兄。我這樣說法，並無低貶陳、梁之意。他們既沒有自稱「當代胡適」、「當代學者」，因此無可置辯，至於是不是胡適、學者，則留待文化人自己去傷腦筋，阿飛之流亦一於懶理。問題在於吹捧、講領導根本不是新文化人應有的所為。阿飛也不惜「老土」一點在此教訓新文化人一番，如有此事，切戒切戒！

話說回頭。擺平是不必的，既然是罵開了，乾脆有種就罵下去吧！不過，講到罵人，就唔好學岑逸飛咁慧居學究，要講什麼罵人的技倆。阿飛不是文化人，要罵我嗎，搬出魯迅、梁實秋、李敖是沒有用的，我當佢地臭四。岑生，阿飛不知什麼上流下流，總之打架罵人，皆要置敵死而後已生，飛機大炮出齊，唔理得咁多矣。世界已經變了，今時唔同往日，江湖講手，根本弱肉強食，適者生存，沒有什麼龍頭大哥規矩可言，武俠小說都有得講啦，唔通重金庸梁羽生，緊係古龍啦嘛。所以話，舊文化人認大哥，講前輩，說規條，實在老眼昏花，看不到時代的轉變，如果以為「幾聲冷笑」，就可以「不費吹灰之力」，令人「命喪當場」，簡直貽笑大方，講發揮國粹阿Q精神，此之至也。

人盡無藥醫。阿飛唔怕做好心，教理你地班舊文化人點樣砌低新文化人。上者攻其師祖，將他們的理論根源抽出示眾，遂一批駁，什麼MARX、ALTHUSSER、LACAN、ADORNO、WILDEN、WILLIAMS、MARCUSE、BARTHES……一一鋤盡。如果自問無此本領，退而求其次，不如就學阿飛一樣，大喝一聲：「新文化人，我操你老母！」



李阿飛